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録別集上卷五至八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上卷五

宋　李幼武　纂集

廖剛

字用中南劍順昌縣人崇寧五年第進士歴縣主簿州判官録教五任改漳州録召除監察御史以親老引外得興化軍靖康初以左正言召未赴遭憂服闋以工部員外郎召辭除建憲尋召為吏部

員外郎遷起居舍人權吏侍兼侍讀明年遷刑侍

丐外以徽閣直知漳州召還拜中司除工書紹興

三年辛

公乞經營建康為固守計又言帝王之學與文士異因

援孟子言天下之本在身大學言治國平天下其端在

正心誠意願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道則可福羣生

矣

言東南之民困於轉餉江淮之兵欲救之莫若屯田昔

郭子儀河中軍之食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爲差今召將校如子儀之躬耕者加賞之彼必榮而胥勸矣昔漢之力田者與孝弟同科比年兵賞遷資者以萬計誠詔之曰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又如諸葛亮分屯渭濱軍民雜居今仍詔江淮失業之民借種免租軍不侵擾則彼相率而來矣此三說也詔督府措置

公嘗上封事乞早以建國公正皇子之號大畧謂惟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今意雖有屬而名未之正恐未

足以慰幽顯之望

公入對言今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蓋不一其原則在於一人之身若意誠心正以照臨百官則是非不紊奸邪洞見天下之弊可次第革矣

公為中丞首奏言人主惟患不得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之人與之躋民仁壽之域若區區藝文之末豈所當留神者哉中執法固當維持邦憲擊去奸邪之為國

害者乃捃摭細故矜觜爪何足道也

秦檜當國謀為相黨錮之計欲假臺諫之力逐異己者

公本檜所薦及居言路偘然守正無所承望每因奏

事論君子小人朋黨之辨反覆切至檜遣人風之則

答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枉道狥人非吾志也

會有故從官嘗委質叛臣之庭以與檜有姻故歸自

金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使奉朝請公顯奏

其惡愈觸檜怒又嘗從容建白願起舊相之有人望

者處之近藩重鎮檜聞之曰是欲寘我何地耶既積忤檜遂出臺而公之名聞天下

公謂鄭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講和今以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億年氣塞檜以為譏已乃曰尚書曉人不當如是億年懼求去

胡舜陟

字汝明績溪人以監察御史遷侍御建炎三年除秘撰知廬州尋除徽猷待制淮西制置改沿江制

置知建康尋除徽猷學士守静江府吏誣於運副

時相入其言制勘静江府終於獄

公為監察御史言御史耳目之官以言為職今多事之

時以開言路為急伏望睿旨下本臺令增入監察御

史言事之人以復祖宗之制詔依

靖康丁未高麗來貢公言自政和以來高麗使歲至淮

浙之間不勝其擾今高麗事金國必窺我之虛實以

報虜望止令遞表以進却其使還

公言今日戎冦侵陵國勢危蹙豈可坐以待亡昔湯武高光得賢為輔故成帝王之業今陛下所用皆非其人唐恪俗吏耿南仲腐儒何㮚狂生聶昌凶人李回差勝亦迂濶獨陳過庭孫傅忠直然又非經濟手今欲轉敗為功惟擇任人才是先

公奏竊聞河北冦已遁去今日備禦之計尤不可不講正使愛日而圖之孜孜汲汲以至折膠之時猶恐弗及願陛下詔三省樞密院使各加意務為實事更惜

寸陰而為之先條邊防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雞鳴而起曰今日為某事用某人明日亦然日復一日所為不輟庶幾為先患之防伏望睿斷督責大臣使之憂日措畫邊備

又奏今日邊境備禦之計兵可練也粟可積也獨將為難得用師以將為先而得之至難不可不為之慮國家自童貫握兵以來選將必先其家奴其他皆以賄進貨賂公行其門如市至譚稹主兵悉效貫所為二

十年間將由此選能得天下之竒材乎望詔宰執侍從以至省臺寺監監司郡守將帥之臣并舉文武官才堪將帥不限人數以聞

又奏伏見晁說之奏乞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間日讀爾雅而廢孟子臣切謂孔氏之後深得聖道者孟子而已蘇洵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神宗聖學髙明尤好其書故以之設科取士說之本州縣俗吏初無學術豈知孟子乃以為百家而黜之不惟欺罔聖聰

使皇子不聞七篇之義以開發智慧臣恐此說一傳惑天下學者相習成風妄出臆見詆經誚史無所不至願詔東宮官依舊例先讀論語次讀孟子

公言今日措畫中原宜法藝祖命郭進李漢超董遵誨等守邊之術以三京關陝析為四鎮擇人為節帥使各以地產之賦養兵自衛且援鄰鎮如犬牙相錯又京畿積錢千餘萬緡宜給四鎮為糴本若四帥得人則隱然為國長城庶幾不失江左可居詔付三省

公知廬州請身守江北之地以護行在且言淮南羣盜大者數萬小者數千欲以本州鄉兵將兵及所降劉文舜之衆共二萬人仍更招羣盜須數萬結之以恩御之以威足以捍敵若其養兵之物與夫屯泊訓練戰陳之方則俟面奏上壯其言遂除淮西制置使

公帥廣西與呂源有隙呂奏公贓汙僭擬又以書抵秦檜言公非笑朝政檜素惡公入其說奏遣理丞袁柟燕仰之往推劾之居兩旬辭不服而死公再守靜江

有惠愛人聞其死皆為之哭丐者亦斂數十錢致祭既而其家訢寃再遣官究實言舜陟受金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於是柄等皆送吏部

衛膚敏

字商彥上世齊人唐末徙錢塘又徙華亭今為華亭人宣和初上舍奏名上擢為第三人授南京宗博越數歲召為校書郎假給事中使於金淵聖受禪始還進三等官遷吏部員外郎尋假常少逕高

麗使建炎初遷衛府少卿擢起居舍人拜右諫議兼侍講二年拜中書舍人忤時相除集撰提舉洞霄三年拜刑侍進禮侍尋上印授卒年四十九特贈大中大夫

金人新和徽宗命公為生辰使公言金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人未遣使而吾反先之於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為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脫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然之金人果不來公置幣而返

宣和七年復往金國道逢賀嗣位使許亢宗許言金且大入止公毋行公不聽及燕報愈急衆恟懼不敢前公叱曰君命也其可辭乎入疆知金渝平盖不為屈金答書欲以押字代印章公曰押字施之臣下可也豈所以待鄰國哉拒之旬日卒易璽書及受書責公雙跪公曰此北朝禮也行人何為金酋大怒觀者為股栗公處之晏然金莫能奪由是不悅羈留中道者半年至涿州與斡里雅布遇請公相見辭不可則問相

見之儀金以例對公笑曰所謂例者非趨伏羅拜乎皇子雖貴人臣也使人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借君是一國二君也不祥莫大焉乃長揖而入既坐出誓書示公公曰某使萬里去朝廷久此書真偽不可知因縱言及軍公連拒金幾復被留淵聖受禪始還

建炎初言今兩河諸郡幸得堅守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自愛不為賊有其陜西山東淮南則令增

俾浚湟以訓齊其人而擇大臣鎮撫之車駕姑即建
康而居勢萬全矣又言二聖未還陛下宜痛節宮室
服食之奉雖郊廟亦不用樂庶精誠感動天地
勸上以守法度謹爵賞正紀綱因陳時政有崇觀宣和
之弊未盡革者十餘事上皆罷行之又請以承慶院
營繕之役付揚州升暘宮造作之事歸有司禁中差
除須索必關三省其不合天人之意戾祖宗之法者
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出之公先論時政上

曰崇觀以來所以亂法者由宰相持禄故於事無所可否馴致其禍今當戒之

邢煥以后父除徽制孟忠厚以太后姪除顯直公力言其非制煥尋改觀察使而忠厚自如公以忽自諫省除舍人疑有因不拜居家待罪逾月至忠厚易承宣使乃出公以中書政本命令有不當輒封還之風采振一時而宰相滋不悦乃出之

上狩臨安慨然思中興獻替之臣一日顧問宰相促公

來時乘輿渡江人皆南鶩道路充斥公獨晝夜北行及上於平江上聞之喜公見上泣上亦泣曰卿在諫省朕知卿忠每以卿言為信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公頓首謝臣頃在維揚數言維揚非駐蹕地請早還建康今臨安亦非帝王居須事定亟還因陳所以守江之策上首肯之曰是吾心也

為人剛明邃於經術與人交退然若不能言者而遇大事一見其當決意行之雖禍福死生陳前莫能移其

所守故使異域館遠客上必以屬公而公亦必得其要領君前論事袞袞援據精詳切中其忌諱皆人所難言者人主皆改容嘉納遭時變故上慨然起公於流落中意豈淺哉天假之年其施設當何如方嚮用公而公以不起聞矣宜天子追思不忘而形于屢嘆也

陳公輔

字國佐台州臨海縣人中政和二年上舍第一授

承事郎九遷至左朝請大夫初除平江教移越州除大博校書郎憂吉除應天府少尹右司諫諭合州監税召為尚書吏部左司外郎守南劍主管洞霄改太平湖廣宣參為吏部郎左司諫禮侍集撰知處州提舉太平除數文閣待制再任終於家紹興十一年也享年六十有六

初筮仕職教吴中朱勔方嬖倖當官者奴事之公不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奠公例不與告勔滋不悦

託權要以其婿周審言代而移公會稽
初入館閣京犇當國無所附麗未嘗一至其門靖康初
國步方艱二府尚有宣和舊人議論與新執政多不
協公忠憤所激上封請對朝奏暮召所言皆契上意
上聞靖康章疏恨見公之晚公言中興之治莫大於得
天以孝得民以誠上大感動詔陳其所陳深得諫臣
之體令尚書省以其疏修寫成圖進入以備朝夕觀
覽公感上知遇如此益盡忠切請駐蹕建康以圖興

復論王安石學問之敝疑誤後進又論世尚程頤之學以鄙言怪語為伊川之文以髙視濶步為伊川之行人能誦斯文行斯行便為賢士大夫上批章末云覧卿所奏良用憮然其令中外學者以孔孟為師

襟懐坦夷無城府待人遇物一以至誠自布衣風節已有可觀兩居諫省論事剴切為人主所聽信視邪佞之士如仇故娼禁者衆

公與朋友交初若淡薄久而益親平居奉養服飾肴醳

無華侈之習訓家以儉素不問產業屬纊之日幾不能具後事其清德又如此

言金人邀求不已陛下天度包容待之既盡然金銀尚少官庫既無必須盡取於民民之吝惜金帛重於性命不惟京師空虛亦恐斂怨于民物既不足彼必未去後恐其勢必至用兵不可不早為之慮

言兵政三說一曰訓練保甲二曰選兵以實京畿三曰起東南鎗仗手及弓手之强勇者所謂保甲蓋近京

諸郡及河北州軍遭金人刼掠民有怨心因其怨忿而用之其勇百倍但須得人以總之惟擇壯勇者教之決可用也所謂實京畿者本朝都汴以甲兵為險今京師與諸邑兵極少須有以實之然今日急著但於江淮京東西等路近地州軍揀稍勇者分布在京諸邑亦可禦敵所謂起東南鎗仗手者蓋東南兵雖弱不可用然鎗仗手弓手之勇者善用鎗牌利於步濶欲令東南諸州起發見在鎗仗手等揀選以來防

秋却令逐州一面招募猶勝於招叛亡也

臣聞天下國家所賴以維持者在公卿士大夫公卿士大夫所以能維持天下國家者在節氣忠義本朝承平幾二百年海内安富一旦戎馬長驅中原板蕩陵遲至今未能興復奚以然耶皆公卿士大夫無節義以維持也崇觀宣和間人才最多大抵皆畏懦軟熟罷汚苟賤其間稍有梗介之士能自激昂往往憎如怨仇摧敗挫辱而寡廉鮮恥貪冒富貴之徒自謂得

計習俗日淪於委靡而不振也京黼當國恣爲姦欺公卿士大夫有出一言敢議其非平時既無忠言直道之臣緩急豈有伏節死義之士故末年禍難方作而大臣解體使者辱命省官有棄天子而去卿監至竄官物而逃幸而賊兵退京師復安人各有心公道不行及至金冦再來將相無謀卒至大禍張邦昌身爲重臣僣即偽位廷臣勸進稱賀甘心北面殊不知愧以是而觀當時之公卿士大夫氣節忠義果安在

哉

言時方無事守衛京師不可不重況今寇賊相鄰宜如何哉聞諸道路之言曰大將勁兵盡過江北自江以南一帶州軍士馬絶少駐蹕之處禁衛單微審如此言不可不慮欲望陛下與大臣熟慮江北之兵不妨向前可攻則攻可守則守量敵强弱為之進退而江南須當摘那兵將重為守衛之計陛下警蹕所臨亦宜嚴其禁旅之備

言陛下痛九廟未還兩宮尚遠將以恢復中原雪仇成
業故孜孜勤儉甚盛舉也專遣將士分屯淮甸念其
暴露之久閔其勤苦之甚親御六飛廵師江上以九
重之至尊行千里之遠道晝夜兼程風雨不避其勤
可謂至矣御舟所過州縣帖然無供帳之勞無飲食
之奉詔令丁寧官司謹肅無一毫侵擾百姓其儉可
謂至矣一路之間田父漁人懽欣鼓舞陛下盛德如
此猶願他日告成大功之後無忘此時不以崇高自

矜不以富貴自恃則廟社延長休光盛烈傳無窮施罔極億萬年而不泯矣

今日恢復之策不出攻守二事攻者以我攻彼也守者防彼攻我也以我攻彼其勢在我防彼攻我其勢在彼攻雖為難而守之為尤難攻雖在所急而守之尤在所急竊見淮東州縣相連楚泗兩州城壁堅牢大軍分屯烽堠相望其勢不易犯也淮西路分濶遠止有一軍今將移蹕建康則其地尤重於淮東矣臣愚

欲乞措置淮西先選大臣以臨之更增兵將以實之仍令諸大將緩急相援首尾相應則雖敵騎之來不足畏矣

臣聞趙充國屯田留兵而為之今日屯田亦當以兵臣愚欲乞淮東西京西諸大帥屯田近處盡撥閑廢之田論與諸帥除出戰人外餘並令營田官出子種收成之時優與分給遇戰即令充擔擎人仍於帥幕中專差官主管營田司其餘非大屯處及近裏州軍似

不必官中置庄只令州縣多方勸誘百姓歸業寛其租賦限以年歲即有主之田自然歸耕如實係逃絶出限不歸即免租佃亦當少寛其租不然即作户絶出賣是則官不廢本民安其業有何不可

為天下之術有二内焉正心外焉治國正心在乎務學治國在乎用人然知本末而後為善務學辯忠邪而後為善用人因聖人之經求聖人之心得聖人之道此本也若採摭陳言不根義理豈足務哉愛君憂國

先義後利平居犯顏逆耳不計一身之利害緩急仗
節死難不顧一家之存亡此忠也若背公營私持祿
養交豈足用哉

陳戩

字冲休建之松溪人崇寧初貢入太學中乙科授
懷州司理除鞏州教改處州未上除國博連丁內
外艱吉權諸王府記室高宗即位除虞部員外郎
除監察御史除戶部員外郎尋拜常少徽制侍講

給事中實文待制知處州改四明丐閑移守泉州

未幾提舉冲佑觀紹興三年卒年五十三

童貫宣撫五路氣燄赫然方借寵賢德以取名然小迕

則禍辱隨之部使者薦公於貫公移病不出或勉公

以一見遠禍公曰内侍怙寵市權吾所切齒忍復見

其面耶朝廷聞而嘉之

范瓊擁兵上流徘徊觀望朝廷憂之公上疏請詰瓊促

使入覲從之單車至豫章徑造其壘瓊整兵列戟而

後見屠剥人以懼公公神觀自若徐曰盛衰治亂何代無之今聖主勇智度越前代而又宵旰圖治注意將相將軍宜戮力濟難以遺澤於子孫垂名於竹帛召命之至宜效郭汾陽朝聞命夕引道也瓊猶猶豫不決公復曰將軍獨不見苗傅劉正彥乎稱兵叛逆不旋踵而敗願將軍熟計之瓊翻然改容具朝服北嚮謝恩亟趨行闕公入對上勞問喜甚曰潛邸舊僚行擢用矣

扈蹕之永嘉論事無隱大略謂今之握兵柄者非闒茸即跋扈也宜申嚴紀律使進退左右惟命之從則屬可破也又謂守令非人或賄賂敗官或庸懦失職或貪功生事今願令節鎮守臣除罷皆引對上納之言艱危之時宜循名責實以興治功論東晉之失以譏切時病士論歸重時諸將握重兵有尾大之勢公論古今兵制謂御營兵分隸諸將在某將則曰某將兵不復知有天子朝廷宜稍損益其制於是創神武五

軍始為天子之兵矣

詔臺諫侍從陳保民弭盗遏敵生財四事公上疏謂省
徭薄賦敦本厚生為保民之道用光武策聽盗自相
糾擿以追捕多少為守令殿最為弭盗之術占上流
據形勢為遏敵之策躬儉節用量入為出斥内庫之
藏以歸大府為生財之道上納之

宋名臣言行録別集上卷五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上卷六

宋 李幼武 纂集

張闡 忠簡公

字大猷温州永嘉人由舍選貢京師中宣和六年進士第調嚴州兵曹紹興初虔州教李回辟為師幕四年帥益辟帥幹吏部沮其改秩監岳以歸連教鄂州台州賜對除正字十二年遷校書郎兼益

王府教明年兼國史院檢討又明年駕幸省例遷
官免去踰年主管崇道滿添倅泉州代還改衢州
未上罷二十五年兩浙市舶居二年為臺屬升郎
闈入五府三十一年遷將作監明年進宗少孝宗
即位權工侍兼侍講賜服金紫以隨龍恩遷七官
隆興初權工書侍讀屢丐閑上不許除顯謨直學
提舉興國到家踰月病以龍圖學士左通奉大夫
致仕七月二十六日薨年七十四贈端明學士

上方鋭意恢復而在廷議論不一公每陳正心誠意修
政攘夷之説上亦虛懷聽納每事咨訪
秦檜用事久每除臺諫必以其耳目知公久次喜論事
一日微諷公謂當入臺公曰丞相苟見知老死秘書
足矣檜默然公先嘗為席益辟客檜初罷相益蓋有
力故深憾之臺臣汪勃遂劾罷公
金騎臨江公因轉對請增沿江戍兵大修諸郡之備濟
師京西淮東牽制金軍

金主死新主復求和朝廷議再遣使詔畧曰敵人索舊禮從之則不忍屈不從則邊患未已納中原歸正之人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絶向化之心宰執侍從臺諫其詳議以聞公言選將練兵名分可正江淮授田遺民可招疊疊數百言冬復上十事一强國勢二革苟且三重臺諫四明賞罰五信號令六抑奔競七嚴軍政八戢貪吏九節財用十禁科斂公指陳實事斥言權倖無所隱上大嘉賞

公奏臣去冬乞守兩淮陛下謂立春行之夏秋當畢備
今其時矣面陳三策移都督府於維揚增修淮上城
壘優恤山水寨民兵及死事之家以勸來者上曰今
江淮事盡付張浚朕倚之為長城會督府受蕭琦降
上召問公公疾不能入奏請受其降俄報王師收復
靈壁縣公慮大將李顯忠邵宏淵深入無援奏乞
益兵殿後已而師果失利衆論歸罪於戰公奏出師
受降是也諸將違節度且無援而敗當矯前失安可

遽沮銳氣上命盍出御前器甲付諸軍親札勞張公
軍聲復振
時數易臺諫公力言之會太白晝見詔近臣條闕政公
謂比年災異數見去春温台颶風壞廬舍以萬計二
浙飛蝗蔽野今歲夏秋雨淫水溢米值翔湧太陽薄
蝕星緯復兩當思應以實不以文乃者言路輕易出
令不謹君子未進小人未退給札條弊政而無所更
草臧否監司守令而無所升黜文具如此致變固宜

至如近則荊襄江淮守禦缺然遠則蜀道連歲出師凋瘵已甚陛下方馳騁毬馬日引狠子野心之人周全禁籞垂象安得不再三示警耶

金復求成上與公議公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欵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上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耳

宰執奏金國赫舍哩志寧以書論通好朝廷遣使臣盧仲賢報之所論三大事正國書歲幣如數皆定惟唐

鄧海泗未決將遣王之望龍大淵通問而衆言紛紛乞命侍從臺諫集議於是自尚書而下其說人人不同公獨謂不與四州乃可通和議論先定乃可遣使今彼為客我為主彼以殘酷虐吾民我以仁義撫天下觀敵勢已衰何必先示以弱朝論韙之

公以奉祠禄陛辭上問所欲言公奏許和則忘祖宗之讐棄四郡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傷忠義之氣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諄切上曰卿姑

暫還鄉秋涼復召卿矣公既退賦詩云八請犯天顔今朝出漢關渾如倦飛鳥日暮傍巢還

公莊重出於天性誠信濟以學力在王邸讀資治通鑑至修身治國必反復誦說壽皇每嘉納

朱文公戊午讜議序曰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臣子痛憤雖萬世必報其讐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至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捷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金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

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北廷力主其事當時人心尚正人倫尚明天下人無賢愚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為和議者翕然已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讐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専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

冐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縁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經地義所謂民彛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讐忍辱為事理之當然主和議者慕為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金世讐不可和者獨張公與胡公銓而已自餘葢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為說不出乎利害之間

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讐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廣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烏乎檜之罪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金勢以要君使人心不正人倫不明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係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為長慮

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説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以人之衆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為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

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消鑠使之無也柰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隳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强之勢也

王縉

字子雲嚴州分水人中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歙州

法移池州石埭令知婺州蒲江縣辟差杭州鹽倉臨安縣市易務知温州永嘉監池州永豐監丁内外艱權吏部郎官忤時相出知英州滿入對除知虔州號為金部員外郎尋以選知温州加直秘閣陛辭日上留拜監察御史擢侍御遷右司諫求外復以直閣知温州落職奉祠復知常州差知管崇道退歸二十年告老紹興二十九年卒享年八十

七

公陳正綱紀嚴法守明賞罰立軍政厚風俗廣儲蓄冀
為經久之謀且援古事以申諷諭
東南大旱江湖為甚公慮賑恤之者如伸枉濫寛係累
禁科數緩逋負免榖税通糴船瘞殍者其論甚備又
以常平之法名存實廢借兑之不撥還支移之不收
内此所以坐視凶荒而莫之救也推其本則願詔大
臣以燮理之事飭清躬修省之意論極剴切
又言聽忠言於艱難之時易受直言於平定之後難況

冦讐未殄願毋以目前暫無事而忽芻蕘之言

臨安地震公言地震駐蹕之所豈非天心仁愛著隂盛之戒耶女子小人兵戈賊盜皆隂類也遠之備之以應天此先哲王所以中興也又言陛下即位十年軍政未立國用未節宜詔大臣參祖宗舊制與年歲出内之數而均節之以寛民力

言往歲金翠之禁始自内庭而近者庫藏供瑇瑁坑冶采青緑未必以為器玩設飾然恐天下妄意好尚緣

類而至上改容納之

始諸軍屯淮上逆賊驕雛方陸梁王師有不赴期會者

公請用周世宗我太祖之英斷以厲其餘

言今二三大臣或出而總戎或入而秉軸願俾同心同

德絕猜間之萌

兵書呂祉護諸將於淮上公請於督府屬官中選知兵

者助之謀議且留軍中撫循訓練通將士之情未幾

酈瓊叛祉死之張忠獻時為相臺諫議以擇帥不善

而責之公曰司言責者獨不任其咎乎且以是進退
大臣非知大體者也既而章交上公獨論劉光世屯
淮西士卒數萬惟王德一軍忠勇敢戰餘皆驕惰自
肆不可用一旦以德踵光世之後酈瓊等憚其威嚴
訴於朝既為之改命而召瓊等赴行在乃懷疑貳相
率北去則潛為此謀有日矣張浚引咎求罷方防秋
之際二大將又入奏而朝無宰相毋乃未可乎章再
上不報

先以日食詔求直言同僚有語公曰上任我輩言路而外求直言建此議者必懷奸公曰日食求直言故事也豈以臺諫而廢及是又諷公曩趙丞相之去我二人不擊故不遷今臺諫媒孽右相勢已動摇吾與君遂言之則同升矣公正色拒之至是反劾公觀望欲為後圖公聞之笑曰吾老矣不顧目前之利乃為後圖不亦左乎

公在言路知無不言每謂人才實難多事之際宜為朝

廷愛惜以故不專彈擊而惟論安危利害大計與所以啓悟君心者上嘗稱公中正不阿得諫臣體它日言事者有不稱上曰王縉論事可思即除知常州

有故從官歸自金國蓋嘗仕偽庭据吾京邑而為之守者過郡公惡之不為禮力求見公面詰愧之而宰相秦檜與之親厚歸而泣訴檜怒以公主管崇道觀

杜莘老

字起莘其先杜陵人唐工部甫十三世孫居眉之

青神從恭之江津中紹興十年進士第以道遠免
廷對授梁山學官遭内外艱二十五年授珍州教
改禮兵部架閣遷勑令所删定官二十八年主太
常簿兼籍由司尋除博士遷秘丞權吏部員外郎
三十一年擢監察御史居三月遷侍御請外除直
顯謨閣知遂寧給事中金安節封還詞頭改農少
頃之力請竟拜前授隆興二年六月卒
紹興二十五年彗見詔臣下極言闕失公奏以為彗豎

氣所生歷考史牒多為兵兆國家為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修人事思患預防無急於此

遷秘丞入謝又論江淮守備上曰卿言必及此憂國深矣又遷侍御上曰以卿忠直不畏强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

金使至傳欽宗凶問請淮漢地且索大臣書辭慢甚上知其寒盟赫然決策親征公奏疏廣上心其要謂善

御天下者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無事深憂所以豫備有事不懼所以濟功今虜欺天背盟正陛下待以不懼之時願益以剛大為心勿以小利鈍為異議所搖訑言所惰則人心有所恃而士氣振矣

言藝祖簡諸道兵補禁衛訓閱精整故方鎮讋服莫敢有異以今親征有期而熊虎兩司班直親兵纔五千餘人羸老居半乞亟留聖慮

金報益急公言鄂帥田師中老而貪士卒怨偏裨不服

臨敵恐誤國事虜造舟海濵積全齊之甲其謀不淺
宜命海道諸將募死士為劫寨計上詔師中奪其兵
遣李寶促東海其後漢沔諸將得自奮所向皆捷
上出内庫錢十七萬賜出戍士大夫公言諸軍負回易
子錢甚夥倒償以月廪不先除此弊錢出禁帑入將
帥私室矣上悟悉除軍債士拜賜鼓舞人百其勇
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
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衆所

指目者悉擊去之御械劉炎莞禁中市易大為奸利

公疏聞即斥監嘉州稅淮南運副王秬結宦寺居官

簠簋不飭公劾罷之樞密周麟之使虜已而辭行再

奏謫瑞州宰豎王繼先怙寵干法富浮公室屋擬禁

庭未有敢搖之者公疏數十罪安置繼先福州子孫

皆勒停撤寺院生祠數十所掠良家子為婢者百數

並還其家臨安內外田宅貲寶籍以千萬計天下稱

善

金臨江中外惴恐無固志內侍張去為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髡其頂髮都人異之口語沸騰公彈治上疑其未審不樂公執奏不已竟罷去為御馬院致其仕以所髡西兵隷殿前司乃曰吾責塞矣遂請外

陳俊卿自副端貳兵部力求去公因奏事從容曰人材實難況多事之際如俊卿輩令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上然之

公竟請遂寧之命朝士祖道都門以詩文稱述者百餘

人都人至今以為美談雖宿衛武夫府寺賤隸誦說前朝骨鯁敢言必曰杜御史也
孝宗受禪公著三議以進曰定國是曰修内政曰養根本理切而事核殆無一語虛設
方海陵蓄力造謀偃然以大一統自任聲勢虛喝閒聽風靡議者狃久安習泰氏故態相顧不出一語公來首發其端每奏對不論他事高宗聞其忠言注措始整暇及金大入公益契合朝引裾暮伏擊奸聲震聾

轂上聽如流雖戰士誅血危急存亡之秋而主聖臣直人心悅天意回顯相陰助渠魁授首土疆既失而復社稷幾危而安其誰之功也

黄龜年

字德紹福州永福人崇寧中第進士紹興二年除侍御未踰月論罷秦檜累遷給事中以集英修撰宫觀而卒

初太傅吴元美創嶽宫三清殿寓公咸在吴以題梁遜

公公即解手帕濡墨大書云風馬雲龍儼百順鈎陳之衛金枝玉葉拱萬齡宸極之尊詞語鏗潤書法高古吳初見公畧不經思復疑濡筆染墨非法既而雙美始大喜心服歸語子姪因曰此公不特詞翰可敬其才出人數等

未第時貧甚自處湛如應鄉舉引保有考官某人初為縣尉見公大奇之私自語曰安得此郎出我門下既而公與薦尉喜顧妻以女後公登第歸尉已捐館妻

挐輿櫬相遇於道公哭之慟慨然賃屋使人導意請

遂初約尉妻辭曰往事尚忍言哉無祿縣尉清貧死

無私積吾携百指扶護西歸衣裝斥賣殆盡懼不能

達那可議先輩婚先輩第黄甲當結好時族吾且行

矣善為我辭公垂泣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

立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外國語有遂吾志秋

毫自齎不敢聞命遂定婚邂逅間分携慟哭而别

論秦檜第一章曰臣聞事君之道曰忠而人臣之罪莫

大於欺君輔政之道曰公故宰相之罪莫大於徇私
宰相徇私則刑賞私用爵禄私授合黨締交相與比
同熒惑主聽肆為欺君之事伏見秦檜歸自北廷不
一年而超至宰輔檜當如何報而乃營一已之私不
顧國家之急刑賞以私用爵禄以私授王仲山檜婦
翁也嘗守撫州金兵到城親往迎犒除名編置檜初
蒙任即奏令自便夫刑罰者天下之公也檜乃徇私
而壞之王昺檜妻黨也自起居舍人除中書舍人昺

不敢當而辭免即除待制豈所當得夫名器者天下之公也檜乃狗姻婭之愛而假人刑賞陛下御天下之至權而檜敢盜用其意安在

復論第二章曰檜蒙陛下厚恩國家艱難之際人臣捐軀狗國之秋當忘其家與身而乃含狠愎之心肆奸回之志言偽行詭陰移威福慮陛下知其奸則嘯羣小而聚之朝廷挈衆枉而布之要路公為朋比以為已窩弄國柄之助賴陛下辨之於早而立破其黨不

然其為國深憂未可既言也尚可寵之以儒學最上之職名而俾之優游於琳館復聽其自如懲惡之罰欲安用乎陽貨竊寶玉大弓仲尼猶書盜以誅之況竊弄國柄可謂盜臣矣

又第三章臣聞任伯雨有云小人為姦之狀甚多可一言而該之曰無忌憚蓋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小人之所不恤故無復有所忌憚恩莫隆於父子而不仁則敢違其親義莫重於君

臣而不義則敢後其君君親且不之顧則無所忌憚何所不為揚雄太玄曰不容於天地之間其惟不仁不義乎陛下德量涵容萬物萬物囿於天地然大臣有不義而後其君者陛下亦安能容之而不正其罪乎檜厚貌深情矯言偽行進迫君臣之勢陽為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沮格欺君如此正以懷不義之心故上不畏陛下之察見中不畏百僚之旁窺下不畏天下之竊議無忌憚敢如此

第四章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其好與天下公也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其惡與天下公也好惡與天下公則功罪之狀當暴白於天下云云檜之潛慝隱罪非陛下發揚於告廷之制則中外孰得而知之其奸狀之大槩讀制詞固可以想見然其事曲折之詳則人皆傾耳而恨未聞也願陛下渙發明詔以檜潛慝隱惡暴白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所以破為臣懷奸之膽庶朋比之風不復作不亦善乎

辛次膺　簡穆公

字起季其先隋司隷葬東萊之萊陽今為掖人甫冠第進士主深州饒陽簿調中山儀曹掾改醴州醴泉丞監湖州稅嚴州建徳丞浙東撫幹皆不赴除主管西外宗室財用未赴呂頤浩薦知浦城明年監諸司審計司召除駕倉吏部員外郎湖北運判中途召還除左正言丐去除湖南憲丐祠後守金華三日召至以足疾丐去加秘撰還郡五月復

召除權禮侍繼權給事中數月為真中丞言罷授敷
制提舉興國尋除泉州改福州兼建帥五上章始
奉祠孝宗即位首召繼許終制吉召對除中丞同
知密院除參政踰月求去授資學提舉洞霄明年
休致退居八年乾道庚寅閏月薨享年七十有八
官至左通議大夫
言救世之弊在先責實方今許國者莫閑謀身者尚衆
以補外為左遷以近民為俗吏營私殖已廉恥漸鈌

推原所以豈責實之道有所未至歟願嚴賞罰之馭盡綜核之法抑文而尚質上稱善

時諸大將各擁重兵朝廷莫敢誰何公為正言奏謁東南之賦以養兵而軍政日弛為國之蠹淮西一易帥則全軍叛去控御無術且禁衛單弱根本不固願增王室之兵閱將士之材否親加揀拔恩威之柄咸歸於上使人人知朝廷之尊

上問公曰朕欲通兩國之好使二聖早歸母后之養早

伸百姓早得奠枕何道而可公對曰古人居安思危陛下居危思安臣所未諭

偽齊既廢烏珠據東都時方議和公疏曰劉豫父子已廢咸曰可賀臣切憂之蓋前此逆臣割據人心不附今金人親在京闕自北以南悉鄰強敵包藏叵測不可不亟為備臣但見諸處關牒排辦金銀私覿之物欲遣使命臣恐狼子野心素無信義乞召大臣講求至計嚴備江淮亟圖自治戒諸將以持重責遠郡以

招徠明間探以伺其乘釁保積聚以防其因糧不戰屈人無以易此

又奏竊聞韓世忠將自楚州移軍鎮江臣知朝廷之慮有三一則山陽四面阻水澤遂成孤軍斗絶之勢二則虜以輕騎臨維揚精兵出盱眙侵軼真揚州世忠腹背受敵三則車駕駐建康必欲營壘相望成犄角之勢故以輕兵居淮重兵守江絶奔衝之患然臣區區復有可慮者五夫金所未敢輕進者正以世忠之

兵爾今望風退舍敵得以窺伺此其不可一也昨遣諸將戍淮甸築城運糧勞費不貲今若遽歸前功俱廢深池堅壘寇必保焉此其不可二也兩淮州縣恃大軍以無恐今遽聞引軍而南則人不奠居必復散徙自是棄兩淮之地以予敵此其不可三也國家鹽利歲入千萬皆在通泰非淮楚大軍屏蔽必不能保此其不可四也今既以江左為根本而不備兩淮是撤藩籬以誘寇此其不可五也況今山陽襄漢兩軍

如吾兩翼遽自折其一可乎

又言王倫等回言劉豫已廢尼瑪哈輩悉就戮金勢浸衰竊謂金人内則誅强臣於股掌之上外則覆偽齊於談笑之間謂之衰信乎是必張虛聲以紓我覘弛備而窺江淮假此名以惑衆安中原未附之心且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當識其詐謀嚴戍守險來則戰去則設備可也上宣諭曰卿為朝廷慮甚深

時秦檜任樞密叙復王仲嶷官公劾仲嶷知袁州投拜

罪在不赦仲嶷檜之妻叔也又劾知撫州王㬇請佃

官田不輸賦且其父仲山先知本州屈膝金人㬇繼

其後何面以見吏民㬇檜之妻兄也章不降出再奏

曰臣奏仲嶷㬇得旨追寢除命是皆檜力營救陛下

曲從其欲紀綱不恤何以示四方

金復陷三京公力丐罷得祠再終更不復請會星變恩

沛復得祠禄時秦檜擅權士大夫希進畏禍奏記獻

諛檜以公負天下重名屢寄聲欲公移書當稍收用

公笑而不答

上始親政復召公言今風俗未厚財用未豐賞罰未明好惡未一官未衢方吏未畏法賦斂之煩苛未息編民之凋瘵未蘇上之德意或未孚於下下之疾苦或未聞於上願陛下兢業當以天下之事惟艱無懐宴安因奏國本未立上改容曰誰可公曰知子莫若父

上稱善至再三

又奏比年大臣惟恐人之議已思欲箝天下之舌士大夫以言為諱願廣開言路先事而言不以為迂逆耳之言不以為忤陳見悃愊者納之勿疑迎合意旨者罰之無赦

孝宗即位之三日首降召命繼許終制既禫以羸瘵納禄上親書曰朕頃在藩邸知卿名德之重臨御以來亟欲見卿以憂制未終所不可今既祥禫宜遄其歸而復上疏請老豈朕不德不足與有為耶云云宜勿

復請公悚恐就道既對奏曰光堯親以大寶傳授睿

明器使賢能必考覆事為勿以一人譽用之勿以一

人毀去之出令要無反汗納善要如轉規兵籍當加

增招民力宜加惠養若夫恢張國勢伺察敵情節冗

費以豐糧餉善器械以利戰攻凡此數條咸資獨斷

奏兩淮者藩籬也長江者門戶也行在所者堂奥也故

濡須合肥之必守則魏不能以侵吳盱眙江都之不

危則胡不能以窺晉願經理兩淮使敵不能乘虛而

入所謂自治之策

言西北所恃者甲馬平原易野馳逐往來則吾舟師十不當一東南所恃者舟師驚波怒濤舳艫上下如履平地則彼鐵騎百不當一乞將諸軍所揀禁旅濟師使識蒙衝之利

除中丞朝德壽宫光堯見公羸瘁驚曰初不知卿病如是可惜勞卿於强健時勉輔寧宗行當大用公首論士風不競宿習未除安恬者未必盡用浮躁者類多

有之誦浮言忘實効痛加澄汰使鄙者寬誇者肅薄
者厚貪者廉洒然一變凋俗庶知陛下初政總核名
實之方
兩淮久清野沃壤鞠為茂草公奏方種藝時乞招集遺
民歸業官借牛種或令見屯大軍從便營田實足食
足兵之至策
臣僚奏選人改官不用薦章專以年勞被旨令侍從臺
諫議公奏令乞選人九考十考與減舉主員數明書

實績必曰某人廉吏也以某事而知其廉某人能吏也以某事而知其能則碌碌庸流遠矣

劾殿帥成閔奪節鉞劾浙東帥湯思退以宫觀去又劾前樞使葉義問安置饒州

公糾彈務大體必究其實不為苛察聞者知懼章疏一出天下韙之上方勵精政事公每以名實為言多所裨益眷遇隆厚呼其官不名太上曰朕知卿如在家僧名利聲色人所好者卿皆不好

符離之捷日聞公手疏千餘言乞持重未幾軍果潰及見上色不懌奏曰師潰而歸張浚彈壓必無它此上天大儆戒於陛下上嘆公先見久之除參政公以力疾祈解不允及入謝尫悴益增奏曰王十朋除侍御史雖自親擢天下皆知臣嘗薦其方正湯思退促召將至天下亦知臣嘗疏其姦邪臣不引避人其謂何且犬馬猶知戀主臣力乞身豈犬馬之不若實苦筋力疲弊繼以涕泣上惻然深惜其去

公不邇聲色與夫人敬待如賔光堯每稱其清修雖燕
適容必莊坐必正語必誠慕晁友元司馬文正之為
人以禮自防善别嫌疑雖僕妾不冠不見鄱陽守程
邁遺果寘白金奩公受果反金邁遭白簡公廉益著
雖崎嶇離亂貧不自聊一豆羮不妄受主上面諭卿
廉聲著聞士大夫皆言在閫中不受俸禄公奏臣為
貧而仕豈有辭俸之理但不當受者不敢受太上曰
使人人似卿天下何患不太平耶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上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上卷七

宋　李幼武　纂集

汪澡

字彥章饒之德興人中宗寧二年進士乙科調婺州察推除宣州教憂吉除荆南書記不赴改江西提學司幹至京除編修九域圖志母憂吉除校書郎遷著佐符寶郎時政和四年也王黼黜之倅宣

州丐祠提點太平觀淵聖即位名為尚書屯田員
外郎尋改禮部進常少起居舍人高宗即位名為
中書舍人駕幸維揚罷為集撰提舉太平觀明年
復名為中書擢給事中兵侍兼侍講直院尋真拜
翰林學士復領日歷除龍圖直學士知湖州倅領
日歷移守撫州歲餘提舉太平觀旨復命編日歷
書成加中大夫顯謨學士守徽州十二年知泉州
移宣州閱月改鎮江遭讒言落職永州居住更七

八年乞致仕不許卒於貶所二十四年六月也年七十六後二年詔贈端明學士

自幼已卓越有大志學舉子業既成得春秋左氏西漢書讀而好之銳意欲與之並年甫冠徒步游太學有司第其文屢出諸生上

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進和喜事者集為一錄公適見之擬和一章屬詞用韻句法清新出衆作之右即日傳布諸公喜而稱之

博學強記自六經百家太史之籍先儒箋疏傳註之書兵家族譜方言地志星經歷法佛老之衆說與夫萬里海外蠻夷異域荒怪之序錄靡不記覽其為辭章明於道德達於世務指事析理引物託喻馳騁古今貫穿經傳該備衆體蓋數十萬言自成一家

在江西徐州俯師川洪炎洪芻有能詩聲自負無所屈一日俯見公詩於僧壁喈曰此我輩人也率二洪詣舍上謁既去公曰騷人墨客撚須琢句以自鳴其不

平耳烏足尚也至是數年卒以大手筆稱天下金華

勸講石室細書典冊施之朝廷樂歌薦之郊廟鴻文

碩學暴耀一世人知其名家有其書而詩律高妙興

寄深遠亦非近世詩人之所能及

大璫梁師成用事小人朋附目為隱相武人吳可者師

成許以能詩至出入卧内公罷符寶可過公致師成

意曰聞名久矣幸不鄙過我禁從可拱而俟公謝不

往客曰吾曹望隱相之門如在天上台而不往何也

公曰若使我與可輩為伍耶

草高麗答詔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久之麗人謝表至上復稱公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詰仍兼縮黄麻似六經十字以賜縉紳榮之

論諸大將擁重兵高位崇秩子女玉帛已極富貴之欲而根據盤互浸成外重之勢陳所以待之者三事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别之以分後十年辛如其策

又言今國家所有不數十州所謂生財必生於此數十州之民何以堪之惟痛加裁損軍中之冒請禁中之泛取乃可爾臣復有過計者自古以兵權屬人久未有不為患者今將驕難制意偏裨中必有一二英雄宜精擇十餘人各授以數千兵直隸御前合為數萬以漸消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

言淮南游經虜寇民去本業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民非朝夕可還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臣謂春間便

可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所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使之分地而耕既固行在藩籬且清東西羣盜此萬世一時也

言宜和諸臣交通貴倖一時誤恩官有至銀青光祿大夫者臺諫極論方就鐫褫詔墨未乾而當甄復盡依祖宗法至中大夫而止論繳數人國論以為允

又言元符以來並無日歴可謂闕典古者有國必有史有史必有官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

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自唐至本朝亦以宰相監總國之重事願留聖心上欣納翌日輔臣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

始在太學與王黼有纖芥後黼入相嫌恨不除竟坐廢斥而言者指公為黼黨出居永州累赦不宥卒厄於窮裔以死

孫覿曰建炎紹興間大盜據中原羣惡嘯聚環四海為盜區矣天子慨然仗一劒出入兵間禁暴除殘拯溺

弔凶於戎馬蹀血之餘以建中興之烈當是時公為翰林一時詔令多出其手凡上所以指授諸將感厲戰士訓飭在位哀閔元元之意具在誥命之文開示赤心明白洞達不出戶窺牖而天威咫尺坐照萬里學士大夫傳誦以比陸宣公居亡幾何權臣植黨除不附已公亦抵罪斥居永州積十二年更四赦不得還間遇勝日幅巾蔿屨登西山循鈷鉧潭入愚溪並湘流沇文以弔古人而自肆於山水年益高文益奇

詩益工華妙精深與柳儀曹相望於數百載後文章格力與之相上下何其盛也

又序公文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為難工自漢迄唐千有餘歲一時大手筆作為文章閎麗精深䊸然視天下而自立不朽葢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天雄跨百代為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輒不工荀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矣夫道散文弊作者衆矣詞句儇淺益不逮前其間心競力取馳騁上下欲一蹴以

造古人之域而擇之不精守之不固拘名而媮習鄙
而陋固不足與於斯文左太冲積十年之勤僅成一
賦劉伯倫以一酒德頌終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
亦遂列於作者之林而名後世今公之文所謂閎麗
精深粲然視天下後世者也公生平無所好至讀古
聖賢之書屬而為詞章如啗土炭嗜昌歜而為一病
寤寐千載心慕手追貫穿百家網羅舊聞推原天人
道德之旨古今興壞理亂得失之迹而意有適者必

寓之於此登高望遠羇思千里凡耳目之所接雜然
觸於中而發於詠歌者必寓之於此崎嶇兵亂潛深
伏隩悲歌慷慨酣醉亡聊而不平有動於心者亦必
寓之於此技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渾然
不見刻畫如千石之鍾萬石之簴叩之輒應愈叩而
愈亡窮何其盛也

綦崇禮　北海先生

字叔厚世為高密人後徙淮之北海登政和八年

上舍第調淄州淄縣簿秩滿改學正除博士改正字丁母憂歸建炎戊申宰邵州邵陽道州倅俱不就除尚書工部員外郎尋為起居郎攝給事中召試政事堂頃刻為制誥三篇詞翰奇偉上亟歎其能拜中書舍人四年兼權直學士院除吏侍求便郡拜徽猷直學知漳州明州紹興二年復為吏侍權直院丐他局移兵侍進直院俄除翰學兼侍讀兼史館修撰引疾在告丐去不允換寶文直學士

知紹興府浙東帥朞年丐閑許之三任太平觀祠十二年上章告老八月年六十進爵高密侯贈朝議大夫

幼而穎邁不好嬉弄讀書學文月開日益儕輩莫敢望甫十歲能作銘以志邑人之藏屬辭比事音節皆中律吕父見而大驚顧謂皇妣曰吾門自高祖以來劬躬積善之報其在斯乎

駕幸平江有旨故鄉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公當行詞推

上所以褒卹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惜身去國再遷於嶺徼具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省舍人李正民見之曰比吏房詞頭皆常常除目不足騁辭令君為鄒草制良可喜也及錄黄具公告假而李獨直以巳名行下公戲之曰君固欲掛名道鄉公制但恐潤色非工反為名累耳李笑曰人當知出君手不知吾併得掠

美幸矣其文為同舍所重如此

嘗上言車駕駐臨安即以浙西為根本宜固江淮之守然後可以圖興復西蜀在萬里外當名用其士大夫以慰安遠人之心至於繩外臺奉令簡忽之愆革諸將第功遷補之濫汰冗兵撙浮費皆時所難言者

御筆處分名至都堂令條具進討固守利害公奏曰金人自靖康以來無歲無兵及乘輿南渡已酉之冬直寇江浙逮其歸師齟齬謂可以休矣乃且移兵以寇

關陜乘我富平之敗遂窺巴蜀幸吳玠一勝稍挫其鋒然其圖我益未忘也令偵諜所傳皆言金人併兵以趨川陜可以知其情矣益以向來江表用兵非敵形勢之便故二三歲來悉力窺蜀其意以謂蜀若不守江淛自揺故必圖之不置非特報前一敗而已則是今日利害在吾蜀兵之勝負吾兵占勝而金不得近蜀則必氣索而衆離若乘其敗而西自襄漢而東自淮海進兵以攻討則我必大得志而中原定矣

為天下者審夫議論規模所存而已規模者國家所恃以立議論者規模所恃而定議論定則規模立規模立而國家之勢成矣議論不定則規模不立規模不立而國家之勢危矣夫規模議論尤急於天下多事之際議論定則成不定則敗規模立則存不立則亡此成敗存亡之機也竊以為今日之議論規模宜不出此三者恢復中原以成再造之功上也因所有之地而疆理之中也茍目前之安而無所為下也語其

上則令之力誠未可為守其下則吾之勢未可復立惟度時量力就其中者為之中者既成則其上者可馴而致苟止於下則雖志於中者不可復得矣欲望陛下發自聖志明詔大臣毋取言高以害實治毋偷苟安以玩歲月議論審其可用規模定其適中以此立政事以此任人材以此責功効如是而期月之間治功不成未之見也

令已過防秋且遠近傳聞通使人情恐便舒緩謂宜申

戒沿江將帥明遠斥堠防阨險要選練士卒日訓于師常如遇敵以為先事之備庶無後悔茍和議遂成亦未可以弛備况今日耶

公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不私美不寄怨固已得代言之體而慷慨論事無所回避不虛為侍從帷幄之臣

秦檜上章辭位上召公出檜所獻二策大畧欲以河北人還金人中原人還劉豫上又曰檜言南人歸南北

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又檜言臣為相數月可驚動
天下今無聞故公載之制詞畧曰自詭得權而舉事
當聳動於四方逮玆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
燭厥理殊乖素朝
川陜宣撫副使吳玠以功進檢校少師兩鎮節度使公
當制有曰陸海神臯既失秦川之利銅梁劒閣敢言
蜀道之難言者謂秦雖淪陷而川未嘗失也指以為
病上知其非公猶援唐故事自謂失職力引疾求去

遂除知紹興

逆雛導鄰國入寇揚楚震擾上躬御戎衣次於吳會公以近臣承寧方面謂浙東一道爲行都府肘腋之地備豫不可不謹密疏於朝得便宜從事於是繕城郭厲甲兵輸錢帛以供王師犒給之須簡舟艦以扼海道衝突之患疚心夙夜殆廢寢食及春大駕凱旋七州數十縣之民按堵自如不知邊書羽檄之遽公之力也

公平居不為崖岸斬絕之行廉儉寡欲獨覃思於學問

文章白首不倦彊記默識繇唐虞三代以暨國朝之

隆君臣事迹先後數千載如指諸掌視唐常楊為不

足道上每曰綦公之文有體真學士也

秦檜罷政公草詞頭著其惡無所回隱檜深憾焉及為

太師怙權張甚必修怨焉而公已歿矣然身後所得

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士大夫亦無敢為之保任閱

十年矣猶稱詔下台州取壬子八月所賜御筆衆論

嗟愕檜死朋憸盡逐識者慨公之不及見也

趙思誠祭之曰公妙齡秀發聰敏過人辭章之妙追古作者博習詩書六藝之文旁通諸子百家之編下逮傳記小說靡不該貫奕棋音律悉皆洞曉酒酣氣振議論風生長歌慷慨旁若無人眞一時之英也誠為確論中年頓挫場屋晚方登第一主縣簿即踐華要當官直氣敢言多面折人無所忌避雖始終以文翰際遇而朝廷有大議論上必咨訪故內外憚之如臺

諫然初拜掖垣即兼內職後兩領天官亦如之在玉堂前後五載上屢欲大用為權臣中沮不果建炎間駐蹕靡定詔令多不時下公受命立成上每嘉奬曰綦其詞知體語言輕重得宜無可點檢者時議以為中興之功非特將士宣力然詔令亦有助焉

樓鑰序公文集曰南渡之行公在帝側實代王言詔旨所至讀者感動諸將奔走承命如陸宣公之在奉天也尋入翰苑當羽檄旁午書詔填委之會而播告之

修不匿厥旨呂忠穆以首相開督府訓辭尤為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畧舉宿將侯王之貴咸聽指呼其能布宣威靈張大國體類此葢公篤意經術博覽彊記以直道自任才高而氣剛平時為文不為崖異之言而氣格渾然天成故一旦當書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非規規然取青媲白以為工者比也

楊萬里序之曰記覽極其博辭章極其麗而正君定國

扶世立教根於自然其進言也曰畏天曰愛民曰法祖宗曰務學曰從諫曰進賢退不肖其說經也探聖賢之本旨别訓詁之是非取正而舍奇尚通而惡鑿以今準古據舊鑑新皆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何其多取哉鴻筆麗藻冠於一時有功中興獨當上意如威鳳祥麟斯亦偉矣而自放泉石深入仙城回縈之中雖萬鍾千駟不與易也一觴一詠興寄事外雖不多賦顧其閒雅澹泊弗琱而工豈營度悲

鳴所能幾耶

呂本中

初名大中字居仁其先東萊人自文靖公始家京師以正獻公恩補假承務郎紹聖間黨事追貶正獻亦奪官元符中復官政和五年調興仁濟陰簿繼為泰州士曹丁母憂吉除大名路撫幹宣和六年除密院編修靖康初遷職方員外郎引嫌除直秘閣主管明道宮紹興初名直言為祠部員外郎

尋丐閒除直祕閣主管崇道觀六年名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屢辭不允兼權中書舍人七年四月直龍圖閣知台州尋改崇道觀冬除常少八年拜中舍人旋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史館修撰後忤秦檜言罷提舉太平觀紹興十五年六月卒遷上饒年六十二隆興二年追復敷文侍制

自少講學即聞父祖至論又與諸君子晨夕相接薰陶常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此論最要又謂學者當熟

究孝經論語中庸大學然後遍求諸書必有得矣從游楊力叩微旨復造劉安世陳瓘之門請益公之學問端緒深遠蓋如此

六飛幸吳郡欲進蹕建康公論自古創業中興者必有根本之地以制四方之地必有根本之兵以制四方之兵令所仰以為根本之地者不過兩浙江東福建而已然而諸路凋殘民力已困所仰以為根本之兵者禁衛是也而單弱不可用乞令大臣廣選才畧先

求二者之要而力行之

苗亘監階州倉草場以贓獲罪黥之公奏曰近歲官吏犯贓多抵黥罪且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況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亦無及矣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姦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使國家此刑不絶則紹聖以來憸人盜柄縉紳遭此殆無遺類矣願酌處常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從之

駕幸建康公疏言當今之計必先為恢復事業乃可觀
釁而動若但有其志而無其業恐益他患今江南二
浙科須實繁閭里告病尤當戒謹倘有水旱之絶之
虞奸究竊發未審何以待之
復請於九江鄂渚荆南諸處多宿師旅臨以重臣至如
孫氏以來名將皆言西陵建平國之藩表今二處正
在荆峽間當精擇守臣假之權柄以待緩急則江南
自守之計差為備矣

論任人當别邪正邇來建言用事之臣稍稍各徇私見不主正說元祐紹聖混為一途其意皆有所在若不早察必害政體

靖康間公與秦檜同為郎意懽甚秦又公父所薦御史也趙鼎耳熟公名亦大欽鄉之公之真拜西掖也趙秦適為左右揆論議多不諧秦有專擅之意欲排不附已者公為陳同人于野亨之意當以大同至公圖濟艱難秦不然之又力勸其不可汲用親黨亡幾何

除目果下公即奏還之秦諭且令書行卒不聽秦始
怨公矣哲宗實錄成趙除特進公行其制曰謂合晉
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伯秦見此語指為破和議不
樂也公繳還制勅甚衆抑僥倖明是非未嘗茍合趙
能容多聽從秦皆以為罪遂誣公阿附首台趙鼎去
言者希合論公為朋比罷之公去秦之勢張矣
公以切直忤柄臣一斥不得復用貧甚人多為公戚而
公方且深居講明道要其視摧抑擯棄為士之常初

不以介意也

公器緼閎厚行誼純篤誠意充積表裏無間與人忠信

樂易即之藹然莫見其喜慍平日學問以窮理盡性

為本卓然高遠不可企及

宋名臣言行錄别集上卷七

宋名臣言行録別集上卷八

宋 李幼武 纂集

王居正

字剛中上世故蜀人其高祖徙家維揚宣和三年登進士第二名賜上舍出身丁母憂吉調饒州安仁丞荆南教官大名鎮江兩浙帥牒辟府學教皆不就時詔二千石各舉所知部使者上公名應詔

謝却之改徽州學官未上名命兩下以疾辭范宗尹為同年力薦復召甚急改太傅紹興初除禮部員外郎進常少除起居郎尋除右文修撰知婺州徙饒州歲中以常少召除起居舍人尋除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遷兵侍乞郡除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改侍制知台州至郡未幾主太平觀祠起知温州紹興二十一年十月薨以子貴贈太中大夫

公幼嗜學晝夜不息嶄然見頭角出游太學諸生聞聲

爭交惟初熙寧中王荊公以新經頒天下其後章蔡更用事槩以王氏說律天下士盡名老師宿儒之餘論緒言為曲學學輒擯斥當是時內外校官非三經義字說不登几案他書雖世通行者或不能舉其論怏公勉以親命屈意場屋心能獨非之未嘗肯作新進士語流落不偶餘十年黨友鐫說公盍少自貶公歎曰此天窮我非人窮也一第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耶

范宗尹言公直諒孝友當今無輩名至行在所與范公相勞苦且曰如是始與公言之何時危如此公位宰相不極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尚誰待其避冦崎嶇陽羨山谷間分死溝壑勉出見公一道此意耳范公矍然失席曰某知罪矣

公言今有司以數路之所出欲盡為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恐暫廢非所謂知時變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説究其實

未始不重而徒示人以弱如國初歲舉進士不過數十令至四五百人其費亦大矣然御試之日臣備員考官有司給燭半梃曰此省費也嗚呼其亦拙矣

除用有自中書者公言近習請託進擬不自朝廷所係不輕因錄皇祐詔書以進上皆嘉納其餘捄弊裨闕所還制勑甚衆

北邊解嚴詔百官皆以疆事對公力言防江之備不可徹上采其策一意憂國出入禁門以人主知已排權

劾貴所言無所避同列皆嚴憚公出其下卑駕之親征也公實扈從次平江羽檄押至柄臣或進退保計上顧曰如王某必不肎為此其為上所敬如此

公上疏云伏蒙聖慈許臣以舊所著論王安石父子平昔之言不合於道者進呈得四十二篇釐為七卷一曰蔑視君親虧損恩義二曰非聖人滅天道詆誣孔孟宗尚佛老三曰深懲言者恐上有聞四曰託儒為姦以行私意變亂經旨厚誣天下五曰隨意互說反

覆背違六曰排斥先儒經術自任務為新奇不恤義理七曰三經字說自相牴牾集而成之謂之辨學詔送祕書省嘗進言曰陛下深惡安石之學不識聖心灼見其弊安在上曰安石之學雜以伯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公對曰誠如聖訓然安石所學得罪於萬世者不止此因陳安石訓釋經義無父無君者一二事上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孟子所謂邪說

者正謂是矣公退即序上語繫於辨學書首上之
始檜叅政甚善公間而論天下事意鋭甚旣為相所言
皆不酬公疾其詭言於上曰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
當着衣噉飯共圖中興時臣心服其言謂有志於中
興要當如此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
施設乃止於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所行檜慙怒
前好盡矣及檜專國公自知不為所容在温半年亟
以疾請祠歸陽羨避謗深居時事一不掛口客至清

坐竟日談經訂史而已書祠官之考十有二游心事
外人不能窺其際檜晚節權勢益張尤畏善類大誅
譴以立威嶺海間纍纍係無虚日雖公闔門託疾猶奪
徽猷閣待制公等視榮辱㬰如也
公氣節高亮儀觀豐碩聲音滿室其學根極六藝深醇
閎肆以崇是闢非為己任自其少年已不為王氏說
所傾動慨然欲黜其不臧以覺世迷於是參稽雋艾
鈎索聖緼商確所學詖淫邪遁之辭迎陣披靡雖老

於王氏學者莫能自解龜山楊先生與公會毘陵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公曰吾甫舉其端以告學者而已欲髮櫛而毫緝之未遑也非子莫成吾志者公愈益感厲首末十載迄以成書為毛詩辨學二十卷尚書辨學十三卷周禮辨學外集一卷行於世

胡寅

字明仲文定公長子登進士第歷外任久之建炎三年召除駕部郎官尋除起居郎紹興五年為中

書舍人十一月除徽猷閣待制守邵州秩滿丐祠
祿得請而歸二十年坐與李光通書訕落職尋責
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二十五年復徽猷閣
直學士致仕
建炎三年公上疏言願陛下一反前失下詔曰金人逆
天亂倫扶立僭偽朕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
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名四海收其
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景從天下

武勇之夫必響應而飈起臣切歎憤輒畫七策其一曰罷和議而修戰畧葢和之所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故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出於耿南仲何也淵聖皇帝在東宮南仲東宮官歸依李邦彦邦彦方被寵眷又陰為之計既而淵聖嗣極而邦彦為次相金兵驟至遂獻和議南仲因附邦彦而沮种師道邀擊賊之謀機會一去中原塗炭伏望陛下罷絶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

幣為養兵之費庶幾沙漠之駕或有還期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

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今百司庶府必不可缺者惟吏部戶部為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謹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戶部所以治財令四方供貢州郡以軍興便宜截用行在支費惟以摧貨鹽利為無窮之源耳故臣謂宜置宮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太后六宮百司

以者掊諳練大臣總臺諫守成法從事郎吏而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以為營衛命戶部計費以給之陛下提兵按行專責宰相以餽餉選委發運以佐行於下得人經制何患無財

三曰務實効去虛文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修誓戢大憝不為退計者乃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廣捐金幣不恥卑辱者為孝弟之虛文也屈已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畧信用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也

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由之或因苟賤之人例輕天下之士者為求賢之虛文也聽受忠鯁非止面從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顏泛受合意則喜之不合則置之或內惡其切直而用他事遷徙之者為納諫之虛文也將才之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者乃任將之實也庸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於賊

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望其用命者為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在所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然後被以精甲付以利器進戰獲酋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家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别擇姑息安養惟恐一

夫不悅幸其無事教習如戲紀律蕩然者治軍之虛
文也部刺史二千石必選明惠忠智之人久於其官
痛刈奸贓以除民害必使寬恤之政實被於民結其
離心乃愛民之實也詔出於上吏沮於下誑以出力
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贍軍則厚裒其錢穀
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須之具日日征求因
緣奸弊復蠲其稅租載之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
者為愛民之虛文也若夫保宗廟陵寢土地人民以

此六實者行之則為天子之實也陵廣荒圮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為肉為血以此六虛行之陛下戴黄屋建幄殿質明輦出房雉尾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儼分儀式賛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畢畢而前搢笏出奏司晨唱晨正則駕入而仗出矣此則為天子之虛文也

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令宿衛單弱臣嘗乞揀諸路禁軍充御營正兵陛下自將之又命福建團結槍仗部以

土豪命兩浙募水手并起諸州橑湖捍海等兵盡付水軍江東西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閒田給養命廣西及辰沅嶋靖於見敎峒丁中簡其精鋭分番起之屯戍襄漢以京西淮南無主之田為屯田招集兩河山東諸路流人畧依古法均節之壯者訓武藝耕戰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者因任使之

五曰定根本自古圖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然欲謀進取非堅坐不動者所能臣謂惟荆襄為勝誠能屯唐

鄧襄漢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峒丁并施黔僚軍築堅壘列守漢上阻以水軍經以正兵緯以弓手民兵牽制江黄呼吸廬壽則進取之基立然後陝西聲氣血脉通達而騎卒可至川廣之富皆猶外府易以供把頋陛下先命吕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江自以精兵二三萬為輿衛渡江而北緩轡而上遣使尋問父老撫綏挺刃之餘民至於荆襄固守必爭而勿失以為根本悠久為之不能濟者臣不信也

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令宜於同姓中不問親疎選擇賢才布之中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衆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其有克敵戡難之功者宜漸為茅土之制星羅而棊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

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夫刱業垂統之君必守紀綱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紀綱以法祖宗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仁宗

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安石所教之小人乃新而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破家誤國不知已時夫以賢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賢此熙寧以後陛下之家戒切當今日非得希世異材上下交用否何由傾乎此綱紀國家之一事也

又曰右文左武者有國不易之道今儒學衰息未有巨賢屹乎朝以收運籌之功所恃者獨三四庸將耳夫

此數人曾不足以當种師道之厮役況望古昔名將乎願陛下委大臣以腹心待近臣以體貌常使南衙朝士氣勢重於此曹天下抱才自愛之人必願立于左右緩急之際必有能為陛下竭忠盡節者矣此綱紀國家之二事也

文定公被名命子姪各述所見公呈十事一曰定都建康以係民望二曰選用賢德以修民紀三曰改紀國政以便民心四曰修明軍制以為民防五曰擊捕盜

賊以阜民生六曰增重上流以存民基七曰薦舉縣令以安民俗八曰久任守宰以固民志九曰開廣言路以通民情十曰網羅遺逸以收民才

言六事一曰清中書之務二曰議學校之制三曰重縣令之任四曰京官必歴親民五曰監司郡守並以三年為任六曰除監司迴避戸貫之法

公既論不當遣使上賜詔褒諭而張浚自江上還奏使事兵家機權不用其説乃遣范寧之與何鮮偕行公

復䟽言其無益者八有害者二大畧謂庚戌而後不
遣使金亦不來及癸丑日遣使則鈎引金人入國曾
不旋踵又曰令以二帝為言然自建炎以來使命屢
遣無一人能知兩宫起居之狀令以金為父兄之仇
絶不復通則名正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
為處置若通使不絶則金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
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顔宣
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歳遣一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

亦何不可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今日只當明復讐之義用賢修政息民訓兵以俟北向至於何鮮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公既與浚異論乃以父病不及迎侍乞湖南小郡出守邵州

秦檜知公致仕之貧因其往建州省覲世母遺以白金公報書曰願公修政任賢勿替初志尊王攘狄以開後功檜以為譏已始怒之公嘗游嶽麓寺大書壁間云是何南海之鰐魚來作長沙之鵩鳥於是帥臣劉

正方欲捃摭張浚諸人之罪劉旦知潭州潮陽人也亦大怒復訟公於檜侍御史曹筠即奏公兄弟阿附趙鼎私相朋比公尋以李光通書特落職名

章厦奏公天姿凶勃敢爲不義寅非安國之子不肯爲親母持服此其不孝之大罪也寅初傅會李綱後又從趙鼎建明不通鄰國之問其視兩宮播遷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後來梓宮既還皇太后獲就孝養寅乃陰結異意之人作爲記文以爲今日仕進之人將

赤族而不悟此其不忠之大罪也遂有新州之命

紹興二十六年公卒于衡州公既退居乃著讀史管見三十卷論周秦至五代得失其論甚正葢以蔡京秦檜之事數寄意焉

朱文公曰公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王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

閒有牴牾處有好誦佛書者致堂因集史傳中虜人姓名揭之一處其人果收去念誦此真戲也

潘良貴

字義榮一字子賤天台人擢進士第歷仕州縣宣和初為博士尋除館職奉使淮南靖康名對建炎初除右司諫時相忌之罷紹興入為都司忤時相罷復除中書舍人兼攝起居郎罷終於家

宣和初公為博士不肯託昏富貴之家而獨嘗論斥大

臣蒙蔽之姦及爲館職又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又不肯與中宫同燕席靖康名對因論時宰何㮚唐恪不可用恐誤國事以是謫去曾不旋踵而其言果驗

建炎初論亂臣逆黨當用重典以正邦法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爲汪黄所忌書奏三日左遷以去其言雖不大傳然劉觀所草責詞直以揣摩詆訾爲罪則其事固可知已

紹興為左司一日直前奏曰先王之所以致治者以其合於大公至正之道比年之所以致亂者以其反此而已陛下今日誠宜仰思祖宗創業之難二聖蒙塵之久俯念生靈塗炭之苦土地侵削之多夙寤晨興不敢少置每行一事必先念此然後發之務以合於所謂大公至正之道而勿以一豪私意曲狥人情則天下庶有休息之期矣

向子諲陛對日昃未退公越班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

之言久勞聖聽叱之退者再焉上驚而怒欲抵公於法中執法常同援公而排子諲上怒欲併逐同翌日禮侍張九成侍講金華因論其事曰臣聞良貴廷叱向子諲甚懼因就問之良貴曰時暑甚子諲久對朝膳未進而流汗津津良貴恐勞聖躬情迫於中不覺聲之厲也上曰良貴用心又却如此繼云二人莫平日不相能否九成曰臣舊不聞子諲名曩任館職時良貴為少監嘗指元帥府日錄問良貴以向子諲何

如人曰好士人今臣所居與子譚相近一日子譚過

臣云且得子賤在朝子賤良貴字也以此知二人初

無不相得者上意稍解二人卒俱罷

晦翁序公文集曰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然其

所以為實不越乎一陰一陽兩端而已其動靜屈伸

往來闔闢升降浮沉之性雖未嘗一日不相反然亦

不可一日而相無也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

物之情其所以為說者亦若是焉耳矣然及其推之

人事而擬諸形容常以陽為君子而引翼扶持惟恐其不盛陰為小人而排擯黜抑惟恐其不衰何哉蓋陽之德剛陰之德柔剛者常公而柔者常私剛者常明而柔者常暗剛者未嘗不正而柔者未嘗不邪剛者未嘗不大而柔者未嘗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於世則天下蒙其福私暗邪僻之人得其志則天下受其禍此理之必然也且非獨於易之說為然蓋凡自古聖賢之言雜出於傳記者亦未有不好剛而惡柔

者若夫子所謂剛毅近仁而又嘗深以未見剛者為歎及乎或人之對則又直以有欲病棖也之不得為剛葢專以是為君子之德也嗚呼若潘公者其真孔子所謂未見者哉云云公平生廉介自將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其清苦貧約葢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超然未嘗少屈於檜其子熺暴起喝貴勢傾内外

亦未嘗與通問也嘗誦君子三戒之言而深以在得之規痛自儆飭至於造次之間一言一行凡所以接朋友教子弟亦未嘗不以孝弟忠信節儉正直防微謹獨之意為本其讀書磨鏡之喻切中庸者之病當世益多傳之而所論汲長孺益寛饒之為人尤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嗚呼若公之清明直諒確然亡欲其真可謂剛毅而近仁矣夫以三代之時聖人之世而夫子已歎剛者之不可見况於百世之下幸有如

公者焉而不得少伸其志以没其條奏草藁有補於時可為後法者又以公自焚削而不復存其平日之言頗可見者獨有賦詠筆札之餘數十百篇而已後之君子蓋將由此以論公之世其可使之没没無傳而遂已乎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上卷八